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上海文艺出版社

艾沙周
芜汀文卷

074

074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王纪人 编

艾
沙
周
芜
汀
文
卷

上海
文艺
出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74, 艾芜、沙汀、周文卷/徐俊西主编;
王纪人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7-5321-3806-7

I. ①海… II. ①徐…②王…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现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0784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余雪霁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74

艾芜 沙汀 周文 卷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王纪人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5 插页 5 字数 402,000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806-7/I·2917 定价: 49.00 元

凡 例

一、凡是从 19 世纪初期到 20 世纪中叶,曾经在上海生活、工作并在文学史上取得重要成就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已故作家均可入选(当代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家不受此限)。一经入选,其后在上海写作的作品也可备选。

二、入选作品包括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文学创作含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文学传记和话剧、戏曲、电影剧本,文学理论含文学批评。一般不收文学史著作和翻译作品。

三、入选作品包括不同的风格、流派、样式和学术观点。不分雅俗,无论新旧,力求多元互补,汇集百家。

四、文库以作家为目,视作家的地位或收入作品的篇幅,可一人两卷,一人一卷,也可几人合为一卷,总计为 131 卷。个别重要作家作品由于版权等原因,暂未收入本文库,以存目标明。

五、入选作家所收的作品,一般以其在上海地区从事文学事业的成就和影响为依据,长期生活在上海、笔耕不辍的作家,所编的篇幅较多;曾短期在上海生活工作过、但主要作品不是在上海创作的作家,所编的篇幅则较少。

六、文库卷次的排列以作者的出生年份为序,同年的以姓氏笔画为序;多人合卷的以成就较大者列前,其他的按出生年份排序。

七、每卷卷首有文库“前言”,卷末有该卷“编后记”和“文库总目”;文库末卷为文库全部作者和入选作品的“总目录索引”。

八、选文一般使用入选者的全集或文集中的版本,或其他通行本以及散见于报刊的重要篇什,并注明出处。

九、每卷选有作者的照片或画像、手迹、书影等。

2008年8月

前 言

徐俊西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

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入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目 录

凡例	1
前言	徐俊西 1

艾 芜

人生哲学的一课	3
蝎子寨山道中	19
三峡中	25
山中送客记	40
瞎子客店	50
乌鸦之歌	61
芭蕉谷	68
我的旅伴	93
石青嫂子	138
关于小说题材与鲁迅的通信	156
墨水瓶挂在颈子上写作的	159

沙 汀

航线	167
兽道	177
在祠堂里	187
代理县长	197
龚老法团	208
在其香居茶馆里	219
谈谈人物的创造 (节录)	233

周 文

烟苗季	241
编后记	478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481

艾 芜



人生哲学的一课

一 卖草鞋碰了壁

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

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右手挟个小小的包袱，在淡黄光霭的向西街道上，茫然地踟蹰。

这时正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残酷的异乡的秋天。

虽然昨夜在山里人家用完了最后的一文钱，但这一夜的下宿处，总得设法去找的，而那住下去的结果将会怎样，目前是暂时不用想象。

铺面卖茶的一家鸡毛店^①里，我从容不迫地走了进去。

把包袱寄在柜上，由闪有小聪明眼光的么厮^②使着欺负乡下人的脸色，引我到阴暗暗的一间小房里。这里面只放一张床，床上一卷肮脏的铺盖，包着一个白昼睡觉的人，长发两寸的头，露在外面。

么厮呼喝一声：“喂！”

① “鸡毛店”：一种很小的客店。

② “么厮”：对茶房伙计的称呼。

那一卷由白变黄以至于污黑的铺盖，蠕动了几下，伸出一张尖下巴的黄脸，且抬了起来，把两角略现红丝含着眼屎的眼睛张着，不高兴地望望么厮的脸，又移射着我。

“你们俩一床睡！”么厮手一举，发出这道照例的命令，去了。

睡的人“唔”的一声，依然倒下，尖下巴的黄脸，没人铺盖卷了。

我无可奈何地在床边坐下。

这同陌生人一床睡的事，于我并不觉得诧异。我在云南东部山里漂泊时，好些晚上都得有闻不识字者足臭的机会。如今是见惯不惊了。

屋里，比初进去时，明亮些了。

给烟熏黄的粉壁上，客人用木炭写的歪歪斜斜的字，也看得十分清楚。

“出门人未带家眷……”这一类的诗句，就并不少。但我一天来已没有吃饭了，实在提不起闲情逸致来，叹赏这些吃饱饭的人所作的好东西。

我得去找点塞肚皮的，但怎样找，却还全不知道，只是本能地要出去找罢了。

我到街上乱走，拖着微微酸痛的腿，如同战线上退下来的兵。

饭馆子小菜下锅的声响，油烟播到街头的浓味，诱出我的舌尖，溜向上下唇舐了两舐，虽然我的眼睛早就准备着，不朝那挂有牛肉猪肉的铺面瞧。

这时我的欲望并不大，吃三块烧饼，或者一堆干胡豆，足够了。

我缓缓地顺着街边走，向着那些伙计匆匆忙忙正做面饼的铺面，以及老太婆带着睡眼坐守的小吃摊子，溜着老鹰似的眼睛。喉头不时冒出馋水，又一口一口地吞下去。

叫化子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故事，闪电般地掠上我的心头。

是这样：他，一个褴褛的叫化子，饿急了，跳到烧饼摊前，抢着两三个冷硬的烧饼，转身就跑，连忙大口地咬，拚命哽下。等老板

捏着擀面棒气呼呼地打来时，他已三口吃完了一个。

这故事在我的心里诱起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种嘲弄地道：“你有三口哽完一个冷烧饼的本事么？”

另一种悲凉地答道：“没有！”

嘲弄的更加嘲弄道：“没有？那就活该饿！”

……

吃了饭没钱会账的汉子，给店主人弄来头顶板凳当街示众的事，也回忆起了，地点似乎在成都。不知昆明的老板，对待一个白吃的客人，是采怎样的手段，想来总不是轻易放走的吧。

肚子里时而发着咆哮声，简直是在威逼我。脑里也打算乱来这么一下：做个很气派的风度，拐着八字足走进饭馆，拣一方最尊的座位坐着。带点鼻音叫旁边侍候的伙计，来肥肉汤一大碗，干牛肉一大盘，辣椒酱一小碟。……舒舒服服地饱吃一顿。

然而，料到那饭后不轻的处罚，可就难受。

只有找点东西卖了。卖东西，就很生问题，包袱还放在柜上，要当老板面前取出东西卖，似觉不妥，这非晚上再为设法不行。而且，可卖的东西，除了身上的毛蓝布衫子外，包袱里的衣裤，都是脏的，有的甚至已脱了一两个钮扣。给老太婆填鞋底，作小孩的垫尿布，倒满有资格，要别人买来穿，那就全不可能。至于书，虽有两三本，可是边角通卷起了，很坏。当然那些残书摊的老头儿，看见了，便会摆手不要的。总之，就我的全部所有，变卖不出一文钱来。

一面走，一面思索，脑子简直弄昏了。

直到檐头河也似的天空渐渐转成深蓝，都市的大街全换上了辉煌的新装时，我才转回店里。

店老板的一家人，正在吃着饭。我连忙背着灯光，又吞了几口馋水。

托辞取得了包袱之后，拿到小房间里打开看。这一晚要同我一床睡的黄脸尖下巴人，早已溜出去了。包袱里找得一双精致的草鞋，细绒绳作的绊结，满新的。

我由成都到昆明，这一个多月的山路，全凭两只赤裸裸的足板走。因为着布鞋，鞋容易烂，经济上划算不来。着草鞋，倒是便宜，但会磨烂足皮，走路更痛得难忍。因此，由昭通买好的一双草鞋，就躲在我包袱里，跟我走了一两千里的路。这在当时是可以带也可以丢弃的东西，料不到如今会成了我的一份不小的财产。拿到十字街头去拍卖吧，马上心里快活起来了。

草鞋塞在裤裆里，满有生气地、又像做贼一般梭出店外。在街灯照不到的地方，看看两头没有警察的影子，便忙从裤裆里取了出来。摆出做生意人的正经嘴脸，把货拿到灯光灿烂的街上，去找主顾。

立刻想着，这该怎样措词，才使人家看不出我是仅仅拍卖一双，价钱上不致折本呢。

这简直是一般的原则：货在商人店里，贵得如同宝贝，真是言不二价的；等落到你我手中，而要拍卖的时候，虽然你并不曾用过，可那价钱就照例减少一半。这双草鞋，由我的手托到街头标卖，准于亏本了，还说什么呢？然而，我不能听其得着自然结下的局面，我得弄点小聪明，就是装假也不要紧。真的，为了必须生存下去的事情，连贼也要作的，如果是逼得非饿死不可的时候。围绕我们的社会，根本就容不下一个处处露本来面目的好人。真诚的好人，也可以生活的话，那须要另一个新的天地了。假如我一进店时就向店老板申明，来的我正饥饿着，店账毫无把握，那我真要睡在街边吃警察的棒了。

依据这生存的哲理，我就向小贩摊边休息着的黄包车夫叫，一面伸出拿草鞋的手。

“喂，你们要草鞋么？新从昭通带来一挑，这是一双样子，看！要不要？”

黄包车夫一个个把草鞋接递着，在小贩摊边的臭油灯下，摩挲着瞧。我背着手，像个有经验的老板样，观察着顾主们的神色。

一个喜爱地说：“这太贵了！”

一个摆摆短髭的下巴道：“不经穿哪！”

一个悠然自得地说：“还是穿我们的麻打草鞋好！”

这行市，实在太坏，我有点着急了。忽然那卖花生胡豆的小贩，问我的价：“一双多少钱！”

“你要买几双？”做得真像卖过几百双草鞋似的样子问，“多，价钱就让一点。只买一双，就要四百文！”我就是照这个价钱买的，并不心狠，本想喊高一点，又怕失去这位好主顾。

“吓，再添一点钱，就得买一双布鞋了！哪有这样贵？”小贩就装着不看货了，另把眼光射在摊子上，似乎在默数花生胡豆的堆数。

我抓着草鞋给他看，说：“看，这是昭通草鞋哪！”其实昭通草鞋之所以特别于昆明的，我一点也不知道，只是装成像行家也似地在说话。

“不管你什么昭通来的，草鞋总是草鞋，不像蛋会变鸡嘞！”小贩微微地歪着嘴讥讽我起来了。

我的脸，不知怎的，登时红了，气忿忿地拿着草鞋就走。

“两百文！卖吗？”他突然还我一个价钱。

“三百五！”我掉头答，足放松一点。

“一个添，一个让，二百五。”一个黄包车夫打总成。

“就是他说的好了！”小贩高声叫着我，我站住了。

“三百！一个也不少！”坚持我的价钱。

“去你的！不要了。”

我去走了一大转，找了一大批主顾：黄包车夫、脚夫、小贩、小伙计。像留声机器把话重说了许多次：一挑草鞋……样子一双……买得多就减价。然而，结果糟糕得很，不是还价一百六，就是一百八，仿佛他们都看穿了我是正等着卖了草鞋才吃饭的。

我没有好办法了，就只得仍走回去找这卖花生胡豆的小贩，由二百五的价钱卖出。但他却拿出不摆不吃的嘴脸，鼻子里哼哼地应我。大概我刚才挂的假面孔，已给窘迫的神气撕掉了。因此，落

得他目前装腔做样。最后，他才“唔”的一声说：“不要！这草鞋不经穿哪！”

这真是碰了一个很响的壁罗，我掉身就跑。

“好！两百，两百！”他又这样抓住了我。

这一声是实际地比一百八多了二十文，而这二十文之于此时此地的我，价值是大到无可比拟。于是我就卖给他了。

酱黄色的铜板（一枚值二十文）由他的手一枚一枚地数放在我的掌上，一共十个。我小心得很，又把铜板一个一个地掷在阶石上，听听有没有哑板子，——这举动，全不像一个贩卖一挑货物的商人了，但我已顾不到这些。

同时侧边的黄包车夫说：“呵，两百文一双，那我们也要了。再去拿几双来！”

“不卖了，不卖了！”我有点气。但这气不久就消失了。

如同在袋里放了十个银元，欢愉在我的唇边颤动。

我走进一家烧饼店，把十个铜板握在左手里，右手伸出去选那大一点的烧饼；一面问着价钱。缠着洋面口袋改成围腰的伙计回答：

“一个铜板一个！”

我想着用当二十的铜板，当然可买两个了。便噙的一声丢了一个在摊上，两块黄黄的热烧饼便握在我的手里了，正动身要走，伙计叫起来了。

“喂，还要一个铜板！”

“嗯，你说的一个铜板一个饼，是当十的铜板，还是当二十的？”我诧异地问。

“全城都没有当十的铜板了！”伙计的声音已放低，似乎业已悟出我是远乡的人。

再丢下一个铜板之后，对于现存的财产，消失好些乐观了。

我走到灯光暗淡的阶石上坐着，匆忙地大嚼我的烧饼。

昆明初秋的凉意，随着夜的翅子，掠着我的眉梢了。